



續後漢書卷十二

劉彭廖李劉馬魏楊列傳第八

劉封本羅侯寇氏子長沙劉氏甥也昭烈至荊州未有子養以爲子及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絕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沂流西上所至戰克益州旣定爲副軍中郎將初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迎昭烈昭烈因令達并領其衆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遣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太守蒯祺將進攻上庸昭烈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乘沔水上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昭烈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封鄖鄉侯以耽弟儀爲建

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以兵援已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會羽覆敗昭烈甚恨之又封與達忿爭奪其鼓吹達旣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謝曰伏惟殿下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以與英雋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江湖咎犯謝罪逡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蚤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懼讒間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

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後乞身自放於外伏想陛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遂帥所領降魏曹丕善其才美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遣其將夏侯晃與達襲封達又以書招封封不從申儀復叛封封走還成都申耽亦降魏封旣至帝責其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亦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帝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帝爲之流涕達旣奔魏李鴻者降漢爲諸葛亮言間過孟達許適見叛人王冲亦來詣達言往者達之

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帝不聽耳達曰諸葛公見
顧有本未必不爾也景仰明公不能已已時蔣琬費詩在坐
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
事振威不忠又背先帝反覆之人何足與書亮不答亮欲誘
達爲外應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
消息慨然永歎以明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華
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
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言追平生之
好依依東望故遺此書達得書欲舉新城來歸亮至漢中復
申情款申儀與達有隙密白其事司馬懿遣人諷之入朝達
懼卽舉城降漢曹叅遣懿討之遂遇害

彭美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儀觀甚偉而性傲忽惟敬同
郡秦宓仕州不過書佐人有譖之於州牧劉璋髡爲徒隸
會昭烈入蜀欲迎說昭烈乃往見龐統統與美非故人又適
有賓客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客旣去統
往就美坐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統大善之而法正
亦素知美乃共致之昭烈昭烈與語奇之數令宣傳軍事指
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隆成都旣定昭烈領益州牧擢爲
治中從事美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巋然自負諸葛
亮雖外接之而內不能善每密言於昭烈美心大志廣難可
保安左遷江陽太守美不悅往見馬超超曰卿才具秀拔謂
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駕並驅寧當外處小郡失人本望乎

美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不自安聞美言大驚默不敢答具表其辭於是收美付有司美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闡弱其惟王公有伯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番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抵掌而譚治世之務講王伯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網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美一朝狂悖自求菹醢爲不忠不孝之鬼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王公之意卒然感激頗以被酒脫失老語此僕之下愚淺慮所致王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不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在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王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它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王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求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與王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美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昭烈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長沙太守昭烈入益州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襲三郡立脫身自歸昭烈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召爲侍中建興初徙長水校尉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丞相掾李邵將琬嘗詣立計事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譎其事昔先帝不取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旣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勇死人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

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徒知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豈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而欲任此三人難矣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罷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郡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羣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則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况立託在高位中人以下識真僞邪且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闖茸之稱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拔刃

斷人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例爲將軍
面語臣曰我何爲在諸將軍中不表我爲卿尙當在五校臣
答之曰將軍者隨大例耳至於卿則正方亦未卿也且宜處
五校自是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狂惑朕
不忍刑其徒不王之地人是廢立爲民徙汝山郡立躬帥妻
子耕殖自守聞亮薨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
帥偏師經汝山因詣立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竟歿於徙所
妻子還成都

李平字正方南陽人本名嚴少爲郡吏以才幹稱曹操入荆
州時平宰穉歸乃西入蜀劉璋以爲成都令有能名建安十
八年以護軍降昭烈於縣竹拜裨將軍成都平進興業將軍
犍爲太守二十二年馬秦高勝等起於郫衆至數萬寇資中
時昭烈在漢中平帥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支黨皆潰
又越雋夷帥高定圍新道平越境馳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
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召至永安拜尙書令三年帝不豫與
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帝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畱鎮永安
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遷前將軍諸葛亮
欲北征平當知後務移屯江陵畱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
於平平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同
僚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趨舍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
如此嘗與亮書勸受九錫進爵爲王亮復書曰吾與足下相
知久矣何不復相解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

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報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睿帝還舊都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乎八年遷驃騎將軍曹叡遣其將曹真等欲三道寇漢川亮命平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平後務亮以明年當北伐命平以中都護署府事九年春亮軍刑山平督運事會久兩糧餉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平藩喻旨呼亮還師亮承以退平聞軍還乃更陽驚云軍糧饒足何以便還欲以解其不辦之責且明亮不進之罪又表帝云軍僞退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書疏本末平辭窮首謝罪負亮於是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好爲小惠保身求名無憂國之意臣當北伐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結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意欲因此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濟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之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反覆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有詔削奪官爵徙梓潼郡後聞亮薨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度後人不能故激憤而歿豐官至朱提太守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昭烈在豫州辟爲從事以其宗姓風流善談論厚待之昭烈定益州以爲固陵太守建興初封都鄉侯班位亞於李平爲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

與國政但領兵千餘從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華
侈侍婢數十皆能聲樂又悉教讀魯靈光殿賦後與前軍師
魏延不協言多虛誕亮深責之遣還成都官位如故琰矢志
恍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皇太后太后留之經月乃
出胡氏有美色琰疑與帝私呼帳下卒搥之至以履搏面而
後棄遣胡氏以告琰坐下吏有司議曰卒非搥妻之人面非
受履之地竟棄琰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馬謖字幼常侍中良之弟以荊州從事從入蜀除縣竹成都
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談兵丞相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
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以為然辟爲參軍引
與談論自晝達夕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謂亮曰南中恃險

遠不服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今公方欲傾國北伐逆
賊彼知內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殲遺類又非仁者之心夫
甲兵之事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
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
敢復反及亮軍出祁山魏延吳懿皆時宿將論者皆言宜爲
軍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違亮
節度舉措煩擾屯軍土山不下據城爭利裨將王平力諫不
用遂大敗士卒皆潰亮進無所據退還漢中謖下獄死時年
三十七亮自臨祭爲之流涕待其孤如平生蔣琬後至漢中
謂亮曰天下未定而戮知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泣然曰孫武
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戰方始若

復廢法何用討賊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以部曲將從入蜀數有功遷牙門將軍昭烈王漢中徙治成都當得重將鎮漢川時議者以爲莫如張飛飛亦自許昭烈乃拔延督漢中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大守一軍盡驚昭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與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衆咸壯其言昭烈踐祚拜鎮北將軍建興初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亮使領兵西入羌中與曹叡將費瑤郭淮戰於陽谿大破之遷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從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

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延既善撫士卒勇力絕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降下之惟楊儀不假借延以爲忿若水火然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去亮營十里秋亮疾困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繼之若延或不從命軍卽自發及亮薨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吾等見在府親官屬便可持喪還葬吾自當卽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事耶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後將耶因與禕共作行雷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諸將禕給曰當爲卿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希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疾馳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使人覘儀等皆欲

按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攬儀未發帥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畱守長史蔣琬琬允皆保儀疑延儀等刊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王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子數人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儀蹴其首曰庸奴復能作惡否遂夷延三族初蔣琬帥宿衛諸營赴難北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時謂延非降魏而叛漢者第欲除儀等及平日諸將素不同者且冀時論當以已代亮本指如此

贊曰兵有正有奇兩敵相向未有不以奇勝者祁山之役延請兵萬人由褒中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十日可至長安逐夏侯楙而與亮會此蓋奇道可以必勝且楙巽悞未嘗更事非延之敵楙既北走度魏兵不二十日不能西而全秦之地已爲吾有命一大將固守函谷魏兵雖至無能爲也然後據關以臨河南天下事定矣此投機之會而亮不屑爲豈仁義之師疾其譎而不正歟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建安中爲荊州主簿後從關羽爲功曹遣西詣昭烈昭烈與論軍國大計政治得失大說之因辟爲左將軍兵曹掾昭烈王漢中擢爲尚書既踐祚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領宏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五年從亮至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綬軍將軍

亮數出征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餉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
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嘉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
之不相能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從亮出屯谷口亮薨儀
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大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
周易筮之卦得家人不說而亮平生謂儀狷狹意在蔣琬琬
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中軍帥無所統屬從容而已
初儀爲尚書琬尚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
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言色時人
畏其語不遜皆莫敢近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怨
望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旣歿之後吾若舉軍北去處世
寧當落度如此耶令人追悔不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削奪

官爵徙漢嘉郡至貶所復上書誹謗詞旨激切遂下郡收儀
儀自儀子還成都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
少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屈年十七而卒鄉人號曰德行楊
君
贊曰封處嫌疑之地而不知遠權勢以謀自安不救關羽而
失荊州侵陵孟達而喪二郡其死非不幸也堯之悖傲立之
忿躁平之反覆琰之猜忌謬之輕脫延之自用儀之狷狹難
乎免於世矣不然如儀之才幹延之料敵可少訾哉

續後漢書卷十二終

續後漢書卷十三

蔣琬費禕李福列傳第九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從昭烈入益州除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見其邑事不理琬又沉醉大怒將加罪罰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公加察昭烈雅敬亮乃不加罪但免官而已頃之爲什邡令昭烈王漢中除尙書郎丞相亮開府辟爲東曹掾舉茂才固推劉邕陰化龐延廖淳等亮不許尋遷參軍亮駐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俄代裔爲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出征琬常足食足兵以給軍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

吾共贊王業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屬琬亮既薨拜
尚書令俄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
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懼琬一旦超處羣僚之右
憂喜不形於色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
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合與之乖離叡乃大
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此乃天時
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往屯漢中須吳舉動東西犄角以乘其
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性素簡畧琬
與言或不時應有讒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時應戲之慢
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戒
戲欲贊吾是即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所以默

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王者憤憤誠非及前
人或以白琬王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
者復請詰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
理則憤憤矣復何問後敏以事繫獄人爲危之琬心無適莫
竟從輕比其處已待人平心類此琬以爲諸葛亮數從秦川
北伐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艦欲由
漢沔襲魏興上庸會疾作未果行而羣議咸謂有如不捷還
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諭旨
琬承命上疏曰菱穢弭難乃臣之職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
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曹芳竊據關
維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

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應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師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控制河右臣當帥師爲維後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西有虞赴之不難由是遂還駐涪會疾劇至九年薨諡曰恭子斌嗣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鍾會之亂與弟顯俱爲亂兵所害初琬在廣都免官後夜夢一牛頭在門流血滂沱意甚惡之以訊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劉敏者爲左護軍揚虎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曹芳遣其將曹爽入寇時議者或曰但可守城不宜出戰彼必自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縱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輿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以大軍繼至爽等遁去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少孤依族父伯仁自後隨從伯仁入蜀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俱會葬允白父和請車和以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卽先登至葬所諸公貴人悉集車乘甚都允猶若自失而禕晏然御者還和問知之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時立皇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帝踐祚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百僚郊迎年位多在禕

右而亮特與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改觀以昭信校尉使吳
孫權性滑稽諸葛恪羊衝才辭果辨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
據理以對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
肱朝廷恐不得數來乃以所佩寶刀贈之禕謝曰臣不才何
以堪明命然敢不以此討不庭禁暴亂也但願大王勉建功
業同獎漢室臣雖駑弱終不負東顧還遷侍中亮北駐漢中
辟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頓遣至吳建興八年轉中護軍又爲
司馬會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不相能每同席爭論延或舉
刃向儀儀忿恚至流涕禕常喻解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
者禕之力也亮薨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尙書令時國家
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絕人每省閱書記舉目卽究其旨常

以朝晡聽事其間應接賓客飲食嬉戲每盡人之歡事亦不
廢遷大將軍錄尙書事董允代禕爲尙書令欲效禕之所行
旬日之中事多淹滯乃歎曰人之才力相遠乃爾非吾所及
也延熙七年曹芳使其將曹爽犯興勢假禕節帥諸軍禦之
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且欲共圍棋于時羽檄列騫士馬擐
甲已嚴駕矣二人對弈久之敏乃曰聊試君耳君信可人必
能辦賊禕至爽等敗走封成鄉侯蔣琬固辭州職乃復領益
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一年出屯漢中自琬及禕
雖身在外凡朝廷施設皆遣使咨之而後行其見信任如此
十四年夏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
壽十五年詔令開府明年正歲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醉

續後漢書卷十三
甚爲循所害諡曰敬子承嗣爲黃門侍郎承弟恭尙公主爲
尙書郎顯名當世蚤卒長女爲皇太子濬妃禕雅性儉素家
無贏餘諸子皆布衣蔬食出入無車騎不異常人

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父權臨邛長昭烈定益州福爲書佐
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初徙巴西太守江州督揚威將軍入
爲尙書僕射封平陽亭侯時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帝遣福省
疾因咨以國家大計且問如公百歲後誰可任大事者曰無
踰公琰又問其次曰文偉奉使稱旨帝嘉之福爲人精識果
銳敏於從政延熙初大將軍琬出駐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
馬卒子驥字叔龍亦知名官至尙書廣漢太守

贊曰琬禕皆抱將相之器見知於諸葛亮琬德度恢洪與物
無忤禕天資高邁臨事整暇因前人成規守而勿失邊鄙不
聳上下和一方之先漢其曹參丙吉之徒歟

續後漢書卷十三終

續後漢書卷十三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昭烈至荆州峻帥部曲數百人歸
昭烈為中郎將昭烈自葭萌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
遣其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
乃退後璋將扶柔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且一年
不能下城中兵纔數百峻伺其怠遣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
首昭烈定益州嘉其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太守裨
將軍在官三年卒時年四十昭烈甚悼惜之乃詔諸葛亮曰
峻既佳士又有功於國欲親臨酌遂帥羣臣弔奠留宿墓次
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為太子舍人建興初除謁者丞相亮

續後漢書卷十四

霍王向張吳費李列傳第十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昭烈至荆州峻帥部曲數百人歸
昭烈為中郎將昭烈自葭萌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
遣其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
乃退後璋將扶柔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且一年
不能下城中兵纔數百峻伺其怠遣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
首昭烈定益州嘉其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太守裨
將軍在官三年卒時年四十昭烈甚悼惜之乃詔諸葛亮曰
峻既佳士又有功於國欲親臨酌遂帥羣臣弔奠留宿墓次
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為太子舍人建興初除謁者丞相亮

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游處遷黃門侍郎中庶子皇
太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古義盡言規諫深得切磋之
體後爲參軍庾隆屯副都督又轉護軍先是永昌夷獠恃險
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爲永昌太守帥偏師討之斬其豪帥
郡界寧謐遷監軍翊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兩郡事景耀六年
進安南將軍聞鍾會等兵至欲赴成都帝以備敵既定不聽
及聞成都失守素服哭臨三日與巴東羅憲各保其郡後皆
仕晉憲字令則襄陽人清脩自守延熙中爲吏部郎時宦人
黃皓用事人爭趨之憲絕不與通皓左遷憲巴東太守餘事
見晉史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劉璋時入蜀爲梓潼令昭烈自葭萌進
軍連閉城不下昭烈義之不强逼也及成都平以爲什邡令
徙廣都所至有政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歲入益饒有
裨國用簡拔才能以爲掾屬如呂乂杜祺劉幹等後皆至大
官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鐵如故建興初拜屯騎校尉
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
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公不宜以天下之望冒險而行亮
慮諸將才力相埒無所統一而連言懇至故宿留者久之連
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少師事司馬徽與徐庶龐統韓嵩
皆友善荆州牧劉表以爲臨沮長表卒歸昭烈昭烈定江南
使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益州旣平以爲巴西太

守徒牂柯房陵建興初入爲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王後務五年從亮至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街亭之敗謖欲亡命朗知而不舉坐免官數年爲光祿勳亮薨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朗少時雖涉躐儒學然脫畧繩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校書刊定謬誤所藏卷表於時爲富誘掖後進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搢紳下及童冠皆敬遇之延熙十年薨遺令戒諸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而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元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晉楚國之小子蚤喪所天爲二兄所教養故其性行不隨祿

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條字文豹博學多識景耀中爲御史中丞朗兄子寵昭烈時爲牙門將秭歸之役寵軍獨完建興初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諸葛亮北征表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先帝以爲能營中之事宜以咨之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歿於陳寵弟允歷射聲校尉尙書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靖謂裔幹理才敏鍾元常之流也劉璋時舉孝廉爲魚復長轉州從事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使拒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爲璋使昭烈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裔還璋乃降昭烈以爲巴郡太守遷爲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

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帥雍闓恩信著於南土陰通孫權乃拜裔太守徑至郡闔趙起不賓假鬼教以惑衆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權會帝崩鄧芝使吳諸葛亮令芝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之裔臨發權問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乃爾耶裔對曰愚以爲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曰君還必用事終不作田父於閭里將何以報我裔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假君之靈得保首領五十八年以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甚器之裔出深恨不能陽愚卽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至亮以爲參軍署府事又領

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明年北詣亮咨事送者車數百兩裔書與所親曰近者戒途晝夜延接不得少休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罷倦欲死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蚤歿遺孤數歲裔迎至於家事恭母如已母其子旣長爲娶婦殖產使立門戶撫故舊振宗族行義甚高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安八年卒子聖歷三郡太守監軍聖弟郁太子中庶子

吳懿字子遠陳留人從劉焉入益州劉璋時爲中郎將使將兵拒昭烈於涪乃詣昭烈降益州平爲護軍討逆將軍昭烈納其妹爲夫人及卽尊位夫人爲皇后除關中都督建興中與魏延入南安界破曹叡將費瑤自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

左將軍諸葛亮薨以懿督漢中遷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薨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匡之子也以豪俠聞名位亞於懿昭烈時爲領軍累遷驃騎將軍假節封縣竹侯懿孫喬沒於李雄凡三十年不爲雄屈贊曰峻連之善守蓋各忠於所事峻引古誼以諫太守連簡才俊以爲時用朗晚好典籍爲時舊德裔蚤陷異境篤於行義懿雖處外戚能遠權勢以功名自全皆賢矣哉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劉璋時爲縣竹令昭烈攻縣竹詩舉城降益州既定以爲督軍從事出爲牂牁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昭烈王漢中遣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拜詩謂羽曰夫立

帝王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則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爲嫌今漢王以忠一時之功隆於王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爲君侯不宜討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僕一介之使銜命而來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受拜時羣臣勸昭烈稱尊號詩獨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旨左遷郿永昌從事建興三年從諸

葛亮南征蔣琬秉政以為諫議大夫卒於家子立仕晉

李朝字偉南廣漢郡人與弟邵及其季皆有才望時號李氏

三龍州舉孝廉為臨邛令人為別駕從事建安二十四年羣

臣上昭烈為漢中王其文朝所作也章武三年從帝東征吳

卒於永安邵字永南昭烈定蜀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初丞

相諸葛亮辟為西曹掾亮南征留為治中從事是歲卒其季

亦蚤世朝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為牛鞞長昭烈領益州牧為

從事正歲大會命行酒邈讓昭烈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

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為將軍之取鄙州甚為

不宜也昭烈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非不敢也力不

足耳有司請罪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

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北征馬謖前軍敗績亮將殺之

邈諫以為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

還成都亮薨帝素服發喪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

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至懼其偏臣畏其威

故姦萌生亮身擁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

亮殞歿蓋宗族得全西土安靜大小為慶帝怒下獄死

贊曰曹操父子世濟凶德操既自比周文王而不亦藉議舜

禹人神共憤尚稽天誅四海皇皇靡所適從方是時昭烈以

帝室之胄扶義而起南抵荆楚則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西入

巴蜀則巴蜀之人望風而靡此豈人力所能至是哉其建大

時變果足與語權哉故習鑿齒著論非之曰創業之君須大
定而後王霸纂統之主必速踐祚以繫人心故夏始尚存而
光武舉號夫豈徼利社稷故也昭烈倡義將以討賊賊強禍
大主亡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祀漢
配天非咸陽之比仗正討逆亦何推讓之有哉於此時也惟
宜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忻反正世睹舊物則來順者齊
心附逆者同懼矣宋人裴松之稱爲確論詎不信然

續後漢書卷十四終

續後漢書卷十五

黃李主呂馬張列傳第十一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劉璋辟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
迎昭烈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一世英雄今召至以部曲
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兩君客有泰
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俟河清璋不聽出爲
廣漢長及昭烈襲取益州遣諸將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歸附
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詣降昭烈以爲偏將軍曹操破張
魯魯走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
臂也於是拜護軍帥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附曹操然卒
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取漢中皆權本謀也昭烈王漢中猶

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將東征吳權諫曰吳人悍而能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寇而車駕駐蹕江南及吳將陸遜乘流斷圍王師敗績車駕西歸權以道梗不得還遂陷於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帝曰朕負黃權黃權不負朕也待其家如初曹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受漢帝殊遇降吳不可還漢無路是以歸命何古人之慕也不善之累加侍中使之陪乘漢降人或言誅權妻子丕令發喪權曰往與漢帝及丞相亮推誠相信必能明臣本志傳聞之言未可深信及得後問果如所言昭烈崩問至衆咸賀丕而權獨否丕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急呼權未至催者相屬官屬莫不碎鼻而權容止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司馬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如卿輩有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延熙三年卒子崇留益州爲尙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至涪縣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決崇至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卻戰至縣竹崇帥厲將士期於必死臨陣遇害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仕郡督郵太守董和薦於州未至聞昭烈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必敗乃謬稱郡使北詣昭烈於縣竹昭烈嘉之從至雒城遣詣漢中說馬超超遂納欵成都平昭烈領益州牧以爲功曹書佐主簿後爲亡虜誣引

有司執之昭烈明其不然更遷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降督
鄧方卒帝問恢誰可代者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
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
役趙充國以爲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帝笑曰
朕意亦已屬卿矣遂以爲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治
平夷縣帝崩高定恣睢於越雋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裏反叛
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按道向建寧諸縣大相
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兵少敵盛又未得亮問恢給謂南人
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棄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
北欲還與汝等同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圍守稍息於是
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

南土平定恢功爲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大軍還南夷
復叛殺守將恢身往撲討鋤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
叟僕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給軍資國用以饒建興七年以
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還居本郡後徙漢中九
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死於
縣竹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幼孤鞠於外家何氏隨杜濩朴胡
詣雒陽假校尉從曹操侵漢中因歸昭烈拜牙門將裨將軍
建興六年屬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苦諫謖不
能用大敗於街亭衆潰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
以爲有伏不敢逼於是收合諸營遺棄而還丞相亮誅謖及

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褒顯加拜參軍兼
統五部進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曹
叡將司馬懿攻亮張郃拒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魏延之
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
懿屯漢中又領漢中太守進封安漢侯代懿督漢中延熙元
年大將軍蔣琬駐沔陽更爲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駐
涪拜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曹芳使其將曹爽
帥步騎十餘萬寇漢川前鋒已至駱口時漢中守兵不滿三
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
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
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使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

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
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卽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
禕自成都繼至魏寇潰走如平所料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
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十
字每作書皆其口授悉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紀傳皆知其
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妄發端坐竟日無
武將之體然性頗狷狹以此損譽十年薨子訓嗣初平同郡
漢昌句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於平官至左將
軍封宕渠侯其後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
句後有張廖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仕郡爲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

帝崩於永安恣睢益甚都護李嚴與闔書諭以禍福闔復書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皇惑不知所歸其桀驚如此闔又降吳吳遙授永昌太守永昌旣在益州郡之西道路隔絕而郡太守屢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闔闔數檄移永昌稱說云云凱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小大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爲當糾合部伍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觀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

竇融知幾歸心世祖皆流芳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觀未萌受遺託孤翊贊李興與衆無忌錄功棄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古人不難追也惟將軍察焉凱恩威內著爲郡人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在道而闔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篤厚乃爾以凱爲雲南太守遷陽亭侯會爲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爲永昌太守後祥及子若孫世守永昌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幼孤養於外家姓狐名篤旣長改焉爲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獠亭之役巴西太守閻

芝發兵五千人以補軍遣忠部送會帝還永安帝與語謂尙書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世不乏賢也建興初丞相亮開府以爲門下督亮南征除牂牁太守先是郡丞朱褒反忠承變亂之後撫字經理甚有威惠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經度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侵擾諸郡召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遂斬胄平南土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害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治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雋郡亦久失故地忠帥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是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奉詔

至漢中宣於大司馬蔣琬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寇留忠平尙書事禕還乃歸南十二年薨子脩嗣忠爲人寬濟有度量喜恢諧忿怒不形於色然臨事能斷威恩並著以故蠻夷畏而愛之及薨莫不奔赴流涕盡哀爲之立祠張表時之名士清望踰忠閭宇素有功幹於事精敏咸繼忠後而威譽皆不逮忠

張嶷字伯岐巴西南充國人少爲縣功曹昭烈定益州會山寇攻縣縣長倉卒逃去嶷冒白刃救其家卒免於難由是顯名州郡召爲從事時郡人龔祿姚佃位至二千石有當世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二年丞相亮北駐漢中廣漢縣竹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剽掠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因以計斬慕等

穢餘黨後以病困家素窶乏廣漢太守何祇名爲通厚與疑
初無雅故疑乃自輦詣祇託以治疾祇傾資醫療數年而愈
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爲牙門將從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
平四郡蠻夷每有籌畫戰勝之功武都氏王符健請降遣將
軍張尉往迎過期不至大將軍蔣琬深以爲憂疑策之曰符
健求附欵至必無他變聞健弟狡黠又夷猶不能同功將有
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聞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北附曹叡獨
健來歸初丞相亮討越雋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
焦璜後太守不敢之郡僑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時議欲
復舊郡除疑爲太守疑帥所領之郡開示恩信蠻夷頗來降
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往討之生縛其帥魏狼乃

解縱告諭使招懷餘黨表拜狼爲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
土共職諸種聞之降者日至疑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祈邑君
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旌牛王女疑以計
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勇悍便捷爲諸種所畏服遣所親二
人詐降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
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者疑
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疑以郡郭宇圯毀更築小塢
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效役定祚臺
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產鹽鐵漆而夷徼盜據專利
疑卽帥所領奪取置長吏焉疑之至定祚豪帥狼岑槃
木王舅素爲蠻夷所信服忿疑見侵不肯自詣疑使壯士數

十直往捕至笞殺之而還其尸厚賜種類諭以狼岑之惡且
曰毋得妄動動卽族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醜酒重申
恩信遂獲鹽鐵之利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尸其帥
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執仇遣叔父离將逢衆預度形勢疑廉
知之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离姊冬逢妻達意旨离既
受賜并見其姊姊弟驩說悉帥所領詣疑疑厚加賞待遣還
旄牛由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旣夷且近
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地險而遠疑遣左右齋貨
幣賜路并遣路姑諭意乃帥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開
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傳奏封路爲旄牛响毗王遣使將
路朝貢帝於是加疑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初疑見大將軍費

禕坦率泛愛待信新附太過與書戒之曰昔岑彭帥師來款
仗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
警禕後果爲降人郭循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寇大
舉以圖進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瞻書
曰吳王卽世嗣君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寄託之重亦何容
易夫以周公之親之才猶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霍光受任
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聞吳
王生殺賞罰不任下人今以垂歿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
誠寔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
非良計長算也雖云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
之慮耶取古則今古一也自非即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

有盡言者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誠不爲
晚願深采察恪竟以此夷族疑之先見適多類此在郡十五
年邦域安靜屢表解職延熙十七年召還夷民戀慕扶轂泣
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追送至蜀郡界其督長相率隨
疑朝貢者百餘人疑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
之然性簡放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疑曰雖與足下疎濶然
託心如舊疑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何云託心乎願三年
之後徐陳斯言時人善其對曹芳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
將軍姜維帥師迎之疑初還朝時論以疑老疾未能偕行疑
自請於帝願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曰臣遭遇聖人受恩
過重加以老病常恐一朝殞歿孤負榮遇天假之年得與戎

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有如未捷歿身以報帝爲之
悵然姜維帥疑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旣至狄道簡帥城中
吏民出迎軍軍與曹芳將徐質交戰疑歿於陳然其所殺傷
亦過當封其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雋民夷
聞疑死無不悲慟爲之立祠四時水旱輒祀之孫奕仕晉爲
涼州刺史

贊曰權納忠於劉璋而盡力於昭烈所謂一心事兩君而無
嫌也雖道窮勢隔淪身異境而流言不惑非其君臣誠意相
孚詎至是哉恢審去就之宜有先幾之見庾降之命慷慨請
行自比充國未爲過也平料敵致勝算毋遺策凱忠疑綏撫
邊郡感懷異俗閩外得人何其盛哉

續後漢書卷十五終

續後漢書卷十六

姜維張翼王嗣列傳第十二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仕郡上計掾
州辟爲從事以父罔昔爲郡功曹值羌戎亂身衛郡將戰歿
加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伐曹叡軍
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按行所部維及功曹梁緒王簿尹
賞王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王師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
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隨至城門城門
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等乃俱詣亮會馬謖
於街亭亮收西縣千餘家及維等歸故維與母相失魏以
維本無去意故不殺其母妻但繫之保宮亮辟維爲倉曹掾

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觀其才氣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伯約既敏於軍事又有膽氣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敎軍事當遣詣都覲主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亮薨維還成都爲左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從大將軍蔣琬屯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爲司馬數帥偏師西出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帥師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與曹芳將郭淮夏侯伯等戰於洮西胡王治毋載等舉部落降維將其人還安處之俄詔

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師大舉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常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保國撫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僥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不及禕薨維帥師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曹芳將雍州刺史陳泰來解圍至雒門維糧盡還明年加督中外諸軍事復出隴西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曹芳將徐質交戰斬首破敵質軍敗走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伯等俱出狄道大破曹髦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死者數萬

人經走保狄道城圍之魏軍來援維退屯鍾題明年就遷大將軍勒軍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維軍大敗於段谷衆庶由是怨讟而隴以西亦騷動維引咎求自貶降後將軍行大將軍事魏諸葛誕憤司馬昭廢主專國舉兵淮南欲誅昭昭使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帥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聞維且到衆皆皇駭昭使司馬望拒王師鄧艾亦自隴西至皆軍於長城維前屯芒水皆倚山爲營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敗乃還復拜大將軍初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寇寇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禦曹爽等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雖合周易

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寇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寇不得入平地且重關鎮守以扞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毋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罷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寇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駐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帥師出侯和爲鄧艾所敗還駐沓中維本羈旅託國連年攻戰功績不立又惡宦人黃皓恣睢專政啓帝欲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嘗恨之君何足介意因敕皓詣維謝時右將軍閻宇與皓親比皓陰欲廢維用宇維亦疑之故每憂懼不復還都炎興元年

維上疏曰聞鍾會治兵關中規欲犯順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信巫鬼謂寇終不能自致啓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爲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爲諸圍聲勢比至陰平聞諸葛緒已向建威故駐軍待之月餘維旣爲鄧艾所敗還屯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犯關口蔣舒開城附城傅僉格鬪而死會攻樂城不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禦會會與維書達意維不答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懸遠將議還師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遂敗諸葛瞻於縣

竹會帝用譙周之計而國亡且手敕維解甲維無所歸乃詣會於涪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士名士公休太初不能過也會旣誣劾鄧艾檻車徵艾會因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陰懷異圖維知其意謂可締成其禍以圖興復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漢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旣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劔而死彼豈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旣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峩眉之巔而從赤松子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更言其次維曰其它則君知力之所能及

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日篤維復說會誅北來諸將徐欲
圖會盡坑魏卒興復漢室密表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
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惟陛下察之會欲授維
兵五萬人使爲前驅而會爲其將士所殺維亦遇害蜀人莫
不傷之郤正著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第舍
敝陋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毋聲樂之娛衣服取
給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儉官給其用隨手散盡察其
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
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維投措毋所身
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維之
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云維昔所與俱至漢梁

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前卒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四世祖司空皓曾祖廣漢太守綱
皆著名迹昭烈領益州牧以翼爲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爲江
陽長徙涪陵令拜梓潼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中爲庾隆都督
綏南中郎將持法大嚴不得殊俗驩心者帥劉胄作亂翼舉
兵討之胄垂破會被徵當還僚屬咸以爲宜馳騎卽罪翼曰
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者未至吾方臨戰
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
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規卒破滅胄丞
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將軍都督領扶風太守
亮薨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初入爲尚

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都維議復出軍翼與維廷爭以爲國匱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帥翼等行進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曹髦雍州刺史王經於洮水死者萬計翼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雖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偕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炎興元年與維皆在劔閣同詣鍾會於涪明年正月爲亂兵所害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王嗣字承宗捷爲資中人其先延熙世以功業顯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莫不從化諸種素傑惡者亦皆降附大將軍姜維每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毳及義穀軍國賴以有濟遷鎮軍領郡如故後從維北征爲流矢所中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皆號呼涕泣嗣爲人溫厚篤至與物無忤小大皆愛言之其子若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恩德感人如此

贊曰漢之亡人皆咎維之好戰而不知其亟戰也有故蓋自昭烈以來無歲不用兵諸葛亮雖爲相國而身居邊閫建興之初南中既定卽加兵於魏自六年至十二年凡七戰豈得已而不已哉琬禕繼之亦未始忘戰蓋吾戢兵自守彼必謂吾怯適以示弱而啓其兼并之漸耳方天下未定以戰爲守理固然也亮等且不能保其不戰而以議維可乎然則漢之

亡非維之罪也帝也內不惑於黃皓外不偏聽於譙周遽至
於亡乎鄉使維晚節之計遂行盡戮魏將殺鍾會而謀興復
直反手耳天不祚漢謂之何哉

續後漢書卷十六終

續後漢書卷十七

楊許孟來尹郤列傳第十三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少與巴西程祁巴郡楊汰蜀郡張
表並知名戲每推祁爲冠丞相諸葛亮深知之年二十餘由
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稱平允府辟爲
主簿亮薨爲尙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表爲治中從事史琬
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庾降都督
領建寧太守以疾召還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
聲校尉所至清約不煩延熙末從大將軍姜維至芒水戲心
素不服維每醉多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不能堪軍還有司
承旨劾戲免爲庶人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未嘗以甘言

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其辭尤畧然篤於故舊與巴西韓儼黎韜相親厚後儼痼疾而韜亦以無行廢戲經紀振卹思好如初張表字伯達有風儀名位俱與戲齊仕至尙書庠降督後將軍先戲卒邗字公宏汰字季倫亦早世戲以延熙四年著李漢輔臣贊其所頌述陳壽多掇取以載於漢志其或者其人而不著其事蓋壽崇僭偽而抑漢氏故不盡錄云許慈字仁篤南陽人胡潛字公興魏郡人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尙書二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俱自交州至潛雖學不該洽然卓犖強識祖宗制度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有可采者昭烈定蜀承喪亂之後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爲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文學爲庶事草創動多擬議慈潛更相詰難謗讟忿爭甚至角力昭烈因大會酒酣使倡優爲二子之容效其頌鬪之狀初以詞義相難尋以挺刃相向用感切之潛先歿慈後累遷大長秋卒子勛傳其業復爲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雒陽人董卓之亂入蜀博物識古研究典籍銳意三史多識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訶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至於謹昨昭烈定益州拜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建興中累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朝顯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治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乎又

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
達治體切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
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失政類此故執政重臣心不
能說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勳河東裴雋年皆在光後而超據
上列獨光蹭蹬蓋以此故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質疑義光因
問正皇太子所習讀與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
匪懈有古世子風待遇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言
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知術何如也正曰世
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懽既不得妄有所施爲且知術藏於胸
中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計光解正謹勅不爲放
言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所疾省君意

亦若不喜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知意爲先然不可驅
致也此儲君讀書寧能効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
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坐事
免官年九十餘卒裴雋字奉先其弟潛事曹叡爲尙書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歛之後也父豔好學下士開館聚
徒少歷顯仕靈帝時爲司寇敏以避亂入蜀涉獵典籍善左
氏春秋尤精倉雅訓詁之學好是正文字昭烈定益州以爲
典學校尉及立皇太子擢家令建興初爲虎賁中郎將丞相
亮駐漢中辟爲軍祭酒輔軍將軍以事去官尋爲大長秋復
以累免後累遷光祿大夫又以過黜前後數貶斥皆以語言
輕脫舉動過差時孟光亦以樞機不謹議論干時然猶愈於

敏俱以耆年宿學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遇故屢廢而復起後以爲執愼將軍欲其因官自警景耀中卒時年九十七子忠博學有父風與尙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爲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乃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受古學博綜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紀服虔註說無不淹貫昭烈定益州以爲勸學從事及立皇太子除僕射以左氏傳授皇太子建興初拜諫議大夫丞相亮駐漢中辟爲軍祭酒亮薨還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爲博士同邑李譔者字欽仲父仁與默俱受學於司馬徽宋忠譔傳其父學又從默

研究精義五經諸子無不該貫博通技藝算術卜筮醫藥弓弩機械之巧始爲州書佐尙書令史延熙元年爲太子庶子太子愛其多知甚說之然體輕脫好戲嘲故人不加重著古文易尙書毛詩三禮左氏春秋太元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元與王氏曠隔初不相聞而其所述意旨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聞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仕歷三郡太守宋忠者字仲子南陽人其子與魏諷謀誅曹操不克父子俱遇害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祖儉靈帝末爲益州刺史因家焉父揖爲將軍孟達營督從達北去正本名纂安貧好學博覽載籍弱冠能屬文爲秘書吏轉令史遷郎至今令淡於榮利自

典中秘與宦人黃皓比屋三十年未嘗苟合以故官不過六百石乃依倣先儒假文見意名曰釋譏時謂可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予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頤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知者應機謀夫演畧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信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大盜未平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寒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極救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明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

窺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致命幹茲奧秘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殮固未能輸竭忠歎盡瀝會肝排方入直惠被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歟予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旣美且豔管窺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言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予應之曰虞舜以面從爲戒孔聖以說已爲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爲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

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伯者翼扶羸
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縱橫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蠢動知故
萌生或飾真以讎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
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執法窮
而慝作斯義敗而奸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何
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鏘鏘車服媮幸苟得如
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
踐而棟折椽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
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爲枯晷是以賢人君子深圖
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
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者哉或益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

共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
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
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之宏下有正救之
法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粲然疊疊尙此忠益然而
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元
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永
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縱橫
者歛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殖西鄰不
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
肅明祀以禱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跲者未一僞者已分聖人
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忻戴於野動若重規

靜若豐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畧舍薛氏之三計數張陳之秘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之不皇豈暇脩枯穉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道人之有采於市間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聞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菹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違不以失

得不充詘失不慘悻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驚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紕何責之釋何殮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爲之渺浮魴臻不爲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盱請而鴻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殫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躡叔肸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之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途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

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瓠梁託絃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楚
客潛寇以保荆雍門援琴而託說韓哀秉轡以馳名盧敖翺
翔乎元闕若士竦身於雲清子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湛
然守己而自寧炎興後從帝北遷帝慨然恨知正之晚晉咸
寧中卒所著詩論賦之屬凡百篇

贊曰戲自視太高不以辭色假人而篤於故舊有足尚也其
贊述時髦商較尤公賢於陳壽遠矣恩潛數子皆刻意經學
然或以忌疾見嗤或以輕脫獲戾豈孔子所謂不得中行而
與之者歟正方正自將實配其名曾無君子斯焉取斯

續後漢書卷十七終

續後漢書卷十八

譙周黃皓列傳卷十四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幼孤篤學家貧未嘗問資產諷
誦有得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工書札亦通天文
而不加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好不觀也身長八尺容止甚朴
性誠實不矯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丞相諸葛亮
領益州辟爲勸學從事初謁亮左右皆笑其朴野有司請治
笑者亮笑曰吾尚不能忍蔣琬領刺史徒典學從事尋爲太
子僕射轉家令帝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曰今漢遭厄
運天下分裂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資至孝喪踰三
年言及涕隕雖會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

故天下和一小大戮力然臣願陛下復廣人所不能爲者理
寃獄節財用遵法度夫憂責深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未成
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及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
施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徙中散大夫猶侍太子時軍旅數起
百姓彫瘁周與尙書令陳祇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
論其辭曰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家未定上下勞
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
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
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強
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
羽與漢約分鴻溝爲界各欲歸息民而張良以爲民志旣定
則難動也帥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彼方有
疾疚我因陷其邊陲覲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商周
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
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仗劔鞭馬而取天下乎自秦罷侯
置守之後民罷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烏驚獸
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
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
國並據之勢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罷勞則騷擾之兆
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
知者不爲小利移目不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
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

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知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
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孟
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
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太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
亦就質所疑焉炎興元年曹奐相國司馬昭欲代魏遣其黨
鍾會鄧艾等犯漢艾克江油至陰平時不虞艾由它道入朝
議以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欲奔南以待諸將之援
而周獨立異議國遂以亡未幾而鄧艾鍾會等皆敗又明年
而魏滅有識君子莫不深恨之自晉孫綽孫盛皆精於推論
者並著說以咎周云

贊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故曰君爲社稷死爲社稷亡言
不可棄社稷苟生而獨存也予觀譙周之議竊悲夫漢之所
以亡而周之罪有不容誅者矣彼曹氏之賊而吾不共戴天
之讎也豈有身爲萬乘之主自屈於寇讎效匹夫賤人之見
忍恥以求活哉是時諸將擁兵在外尙不下數萬不浹日可
檄召而至有如不捷移蹕南幸以待四方勤王之師魏兵遠
來勢不久畱吾躡其後或能取償焉未可知也昔高帝幾落
項籍手者屢矣而卒能斃籍者不以亟敗自沮也且鍾鄧之
善用兵孰與項籍繇竹之敗孰與成臯之跳諸葛瞻之死又
孰與太公呂后之爲楚得况斯民戴漢之心未已姜維之詣
會諸將憤怒至拔刀斫石勢雖敗而人猶思奮奈何獨徇一
妄書生之言效匹夫賤人之見遽爲亡國之舉彼周也平日

議論已不右漢事出倉卒固宜若此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歟使是時復有一男子若北地王諶者出力爭於朝指畫利害斬周以釁鼓君臣一心帥厲將士背城一戰尙庶幾不亡悲夫

黃皓者宦人也不知其所從來便辟佞慧得幸少帝侍中董允惡其爲人皓亦畏允不敢肆終允之世官不過黃門丞允卒陳祇代允侍中與相表裏遷黃門令始與政竊弄威柄無所顧憚大將軍姜維班在祇上常將兵居外皓間之於帝帝以是外敬維而內親祇故祇之權重於維尋遷中常侍奉車都尉與右將軍閻宇尤親狎謀欲廢維而用宇維亦疾其專啓帝欲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嘗恨之君

何足介意維出帝敕皓請維謝維懼其言之過乃詭說皓求沓中地種麥以避其偏皓既專政衆多附之甘陵王永帝弟也皓惡而譖之不得朝請者至十餘年秘書令郤正性方介不爲皓所喜典中秘三十年不得遷吏部郎羅憲清脩自守未嘗造其門左遷憲巴東太守侍中尙書令樊建雖不能有所糾正亦拒而不與通炎興元年夏魏司馬昭將使鍾會鄧艾犯漢中大將軍維表帝遣張翼廖化等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信巫鬼謂寇終不能自致白帝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會將向駱谷艾將入沓中始遣翼等已無及矣艾自蜀聞其姦險收繫將殺之乃潛賂艾左右得免先是諸葛瞻與艾戰於涪死焉其子尙歎曰父子荷國恩

不能早斬黃皓以致覆國安用生爲馳赴魏軍而死後晉司空張華問李宓少帝何如王宓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宓曰齊桓得管仲而伯用豎刁而蟲流少帝委諸葛亮而制魏用黃皓而喪國成敗一也

贊曰嗚呼自古人主寵任宦寺小則亂治大則覆國無一幸免者其始固未見其害至其末流則不可救藥何哉人主朝夕所親昵導諛獻笑便巧側媚既有以蠱其心而又時進一言建一策陽示忠勤而陰持其政柄世主方且安之而不悟乃若外廷之臣進見有時動以禮法廟其上使不得少肆意於其間宦寺之任安得而不專其勢安得而不重是以亂亡相尋於後世况如少帝之於黃皓者哉昔秦之末趙高用事

項籍威振諸侯章邯使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鍾鄧之師深入漢境皓方蒙塞主聽而姜維諸將無所施其知力其事同一轍然則刀鋸熏腐之餘果可寵任也哉故東京之禍基於曹騰之說梁冀而成於張讓之錮鉤黨唐之衰也始於明皇之寵高力士而肅宗之不終孝道則以李輔國代宗之再失京師則以程元振敬宗之不克考終則以王守澄由穆宗至昭宗凡八世而爲宦寺所立者七君至自謂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且相戒以毋使人主觀書恐其親近儒生知古今治亂興亡之所自而疎遠其屬世主徒以其容說之爲善孰知其禍之至此哉三代盛時初未聞有宦寺之禍非屏絕其類而不使之供掃除之役也所以制之者有其道耳周

續後漢書卷十八
五
官寺人內小臣內監之屬皆統於冢宰而官伯官正則又皆
以士人爲之烏有如後世寵任之過也哉故備著之以爲世
戒

續後漢書卷十八終

續後漢書卷十九

孝友列傳第十五

人之所重莫大於孝推以事君則爲忠故先之以孝友而忠
義次之潛德之士重於爲己而無意於斯人則又次之傳曰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以方技終焉

李密字令伯一名虔犍爲武陽人父朱提太守早亡母何氏
適密時年數歲感戀深重因以成疾祖母劉躬自撫養密既
長奉事以孝謹聞劉疾卽涕泣侍側未嘗解衣藥餌必先嘗
而後進暇則講學忘倦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博貫經
史尤好左氏春秋州辟從事入爲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
洗馬奉使至吳孫權問漢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

權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權曰何以言之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權與羣臣皆稱善後仕晉餘事見晉史

孟宗字恭武江夏人後以避孫皓字更名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蓐大被或問其故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得氣類相接也宗有志於學早夜不懈肅奇之曰宰相器也初爲吳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居營中旣不得志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第當勉之何足泣也據聞之使爲鹽池司馬能自結網捕魚作鮓以寄母母因過之曰汝爲鹽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科禁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必以寄母不取先食及母亡犯禁委官

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表其素行力爲之請得減死初母性嗜笋方冬宗入竹林哀嘆笋爲之生得以供母人以爲至孝所感累遷光祿勳孫皓五年以右御史大夫拜司空八年卒

陳表字文奧吳將軍武之庶子也少知名與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遷太子中庶子翼上都尉兄脩旣歿表母事嫡母不謹表謂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王家事當奉嫡母母能爲表屈意承順嫡母者至願也若不能表當事嫡母出別居耳二母感悟雍睦無間言表於大義類如此餘事詳見其父傳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性簡淡辟命無所就弟承字公休董卓之亂範與承避地揚州初範子陵承子戢皆爲山東賊

所掠範徑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之範謝曰諸君相還見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哉之小願以陵易哉賊義其言悉以還之袁術厚禮辟召稱病不往術亦不强屈也曹操嘗遣使迎範範畱彭城遣承詣操操表爲諫議大夫操自荊州還見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軍事非其志也操嘗令範及邴原與其子丕居守建安十七年卒承安終於丞相掾贊曰李密孟宗俱以孝謹稱儒學顯微母之賢詎能成令名哉密之論願爲人兄聖人復起斯言不廢而陳壽言不爲之傳何也表以奉嫡母而悟其母範以其子而得弟之子義之感人如此哉

續後漢書卷十九終

續後漢書卷二十

忠義列傳第十六

金禕字德偉京兆人父旋由議郎遷中郎將出爲武陵太守卒官禕自以世爲漢臣由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儋曹操將移漢鼎有志興復還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合謀誅操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操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操長史王必善相與慕從時關羽勢方張而操在鄴畱必典兵督許下禕與諸人定計誅必迎太子以攻操乃使邈等帥雜人及家僮千餘夜燒營門攻必禕復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

善走詣禕大呼德偉禕家謂爲邈等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更由他路走南城會天明邈等衆散故敗被收將死紀大呼曰逆賊曹操恨吾不自主意竟爲羣兒所誤耳晃等皆遇害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時建安二十三年正月也

魏諷字子京濟陰人才名籍甚傾動京師鍾繇素重之辟爲相國西曹掾常憤曹操欲篡漢潛結義勇之士與長樂衛尉陳禕列侯張泉等謀襲鄴誅操興復漢室未及期禕懼白其事爲操所害死者數十百人義士莫不憤惋

傅彤義陽人從昭烈定益州爲將軍猗亭之役王師敗績軍退彤斷後拒戰吳兵追及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詔除子僉爲左中郎累遷關中督炎興元年鍾會犯漢樂二城遣別將攻關口有蔣舒者初爲武興督御軍無法詔使代之畱助守漢中舒嘗怨望會魏寇來攻舒欲出降乃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也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帥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後晉武帝詔曰漢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死不顧僉父亦盡節於漢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哉昭烈之入益州有馮習休元張南文進者皆從猗亭之役二人皆戰死

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子也幼慧爽亮嫌其蚤成恐不爲重器年十七尙公主拜騎都尉明年爲羽林中郎將累遷射聲校尉侍中尙書僕射加軍師將軍工書強識國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善政雖非瞻所建明皆轉相語曰諸葛侯之所爲也故聲聞洋溢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董厥並錄尙書事司馬昭遣鄧艾來寇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前鋒退屯縣竹艾遺書誘瞻瞻怒斬其使遂戰歿時年二十七其長子尙歎曰父子荷國厚恩不早斬黃皓以至覆國用生何爲馳赴艾軍而死尙弟京仕晉積官至江州刺史陳壽著瞻傳謂瞻與董厥等當國姜維窮兵於外瞻厥等不能有所匡正按孫盛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弊國殄民表帝召還爲益州刺史以閻宇代維事雖不行而猶有瞻表且云壽嘗爲瞻吏爲所笞辱故歸過於瞻云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爲漢昌長縣有賔人種類剛猛昔高帝以定關中時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方亂郡宜有武備頗招集部曲有讒於璋言羲欲叛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郁索賔兵自助畿報曰卿合部曲本不欲叛雖有讒聞要須盡誠若必懼罪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并勅郁曰我受州恩當爲州牧盡節汝爲郡吏當爲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又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若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爲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吾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爲已用

自歸於璋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爲從事
祭酒後征吳王師敗績沂江而還或告之曰追兵且至宜解
舟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嘗爲敵走况從天子而見
危廢命哉追者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俄而衆
人至遂遇害子祁字公宏蚤慧而天事見揚戲傳

嚴顏史逸其字與其所從來劉璋時爲巴郡太守初璋召昭
烈至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也及昭烈
入益州還攻璋張飛與諸葛亮等分定郡縣至江州顏將兵
拒之爲飛所獲飛呵之曰大軍至此何以不降而敢拒戰乎
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
怒令左右牽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
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杜德不知何許人孫權時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其校尉宿
舒闔中令孫綜由海道稱藩於權權大說使太常張弼執金
吾許晏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
朝皆諫以爲淵未可信權不聽卒遣弼晏而德與秦旦張羣
黃強得偕行淵欲圖弼晏先分其人衆置諸縣以德等四人及
吏兵六十人置元菟郡元菟在遼東之北二百里太守王贊
領戶二百兼可三四百人德等皆舍於民家仰其衣食積四
十餘日旦與強等議曰吾等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
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合謀同心焚其城郭殺其長吏爲
國報恥雖死無憾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衆然之於是

陰約八月十九夜發其日日中部中有張松者告其事贊會士衆閉城門德與旦羣強等皆踰城得脫走時羣病疽創著膝行不能前德常扶攜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甚不復能行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窮谷中何益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誠不忍相委乃推旦強使前德獨留守羣采菜果食之旦強別數日得達句驪因宣詔言有賜爲遼東所攻奪句驪王宮等大喜卽受詔命使人隨旦遠迎羣德遣阜衣二十五人送德等還吳稱臣貢貂皮千枚鷓雞皮十具且等見權悲不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

邵疇字溫伯會稽人仕郡爲功曹孫皓時會稽妖言章安侯孫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矣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止白熙書不白妖言被逮惶懼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任兵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未已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明誕之枉臨死致辭曰疇生長邊陲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鄙踰越儕輩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令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疇脊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增損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所不忍聞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墨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罪實疇之由不敢逃死歸罪有司惟天鑒裁察吏收疇喪得其辭以聞誕得免死猶送建安

作船疇死時年四十九皓嘉疇節義詔郡國縣圖其形於祠
宇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仕縣王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
興中爲上官誣劾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其冤受杖
數千肌膚刻爛楚痛備至獄凡三徙幽囚二年每將考掠吏
先驗問播曰但急行罰無所當問辭終不撓事竟昭雪時王
簿楊玩亦證其枉衆咸嘉播忘身爲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
郟長年五十餘卒後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美之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知名善名理事孫休爲屯騎校尉孫
皓時拜丞相晉使諸將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等衆三
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

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
備名將皆死任兵寄者皆不更事少年恐瀕江諸城莫能禦
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蓄衆力俟其至與之決戰若勝之
則江西自清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邂逅摧喪則大事去矣
悌曰吾恐蜀兵未至衆心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決戰若
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
當乘勝南上中道逆之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者散盡
相與坐待敵至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
江戰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
靚自往牽之謂曰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何自取
死爲悌垂涕曰仲思此吾死所也我爲見時便爲卿家丞相

所知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何憾邪覲復牽曳之不動靚流涕去行百餘步已爲晉兵所殺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初召至累遷光祿勳及皓嗣立朝政穢亂乃以老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亡建威將軍王戎親請偉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逾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爲議郎加二千石以終厥世偉遂佯狂僞爲目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天熙元年卒

贊曰自曹操竊國士大夫知有曹氏而不知有漢夏侯惇恥受漢官而荀彧華歆輩口談仁義以名德自居或倡弒后之謀或躬行弒逆苟可以爲曹傾漢者無所不極其至而金禕吉本耿紀韋晃魏諷之徒或以匹夫或以方技或以下僚皆憤操不軌欲蒞醢之爲興復計功雖弗就其英風義槩視荀華輩直狗彘耳可同日語哉傅彤諸葛瞻父子以身殉國世濟其美程畿不避難以求苟免劉諶恨不死社稷而自刃於廟蓋其忠義奮發根於天性猶百鍊之鋼要磨而不可滅云

續後漢書卷二十一

隱逸列傳第十七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相與贈賙皆辭不受長八尺美鬚眉與同縣邴原平原華歆友善並師事陳寔嘗與歆共鋤菜見地中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以知二人優劣會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遊遼東度館以候之既至廬於山谷時避亂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意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者皆依之旬月而成邑乃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遜非學者不見由是度安其賢人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等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

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令西還度卒子康代爲郡陰有自
王之意早已崇禮欲以寧自輔而終莫敢言其後中原少安
僑居者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康卒寧知遼東將亂浮海
還郡康弟恭領餽贖有加自寧之東凡恭與其父兄所遺皆
受而藏之既西歸盡封以還曹丕以爲大中大夫固辭不拜
子叡時華歆爲太尉遜位於寧叡以爲光祿勳令青州命別
駕從事郡丞掾以禮遺寧上疏固辭自是召命相仍常以八
月賜斗酒叡手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平審疾疴
羸邪喜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比鄰臣常使經營消
息貢言寧常著白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
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改加衣服著絮故在遼東
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
常時加觴泣然流涕又其居去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
手足窺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
知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曹
芳初陶兵一孟觀孫邕王基等復上疏薦之於是安車蒲輪
束帛加璧聘焉會卒時年八十四初寧妻先卒所知勸更娶
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寧常患世俗多變氏族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著氏族
論以原世系傅元著書稱寧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
不可及卽之熙熙然柔而溫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
以悌與人臣言誨以忠因其事而導之以善是以近之者無

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無不悼歎醇德之所感若此
王烈者字彥芳後漢書自有傳

張珩字子明鉅鹿人胡昭字孔明潁川人皆養志不仕珩少
游太學復還鄉里袁紹屢辟不應徙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
爲樂平令不就遁入常山學徒數百人復遷任縣曹操爲丞
相辟不行曹叡時求隱學之士能消災伏異者累上珩以老
病辭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珩毓教
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
可賁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而已後張掖郡言元川溢
涌寶石負圖狀名靈龜疑然盤峙麟鳳龍馬炳煥成形文字
告命粲然著見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所未有寔有魏之休

命事須列郡任令于綽密以問珩珩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
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此蓋當今之變異將來之符瑞
也建興中戴鴛之鳥巢珩門陰珩告門人曰夫戴鴛陽鳥而
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而歌詩二篇旬日而卒年一百五
歲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曹操爲司空屢
加禮辟昭不得已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
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乃轉
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閭里敬而愛之建安二十三年陸渾
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憚遠役孫狼等作亂殺
縣主簿邑殘毀固帥吏卒依昭以居招集遺民狼等遂南附
關羽羽給兵還侵陸渾南長樂亭相戒曰胡居士賢者也一

不得犯其部落賴以全活者甚衆後徙宜陽曹芳正始中趙儼鍾毓荀頭等交薦昭有夷皓之節宜蒙召命以厲風俗會卒時年八十九初昭善史書與鍾毓邯鄲淳衛覬輩誕並有名尺牘之傳世所模楷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少有母先與相扶持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還武陽詣大陽占籍先畱陝界至十六年三輔大亂失其家獨竄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曰此狂癡人耳遂注其口籍給廩五升後疫癘作人多死者縣常使埋瘞之童穉皆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每拾遺棄不取大穢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

草爲裳科頭徒跣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天寒則宿火自近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曹叡初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太守賈穆之官故過其廬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曰國家使我來爲卿作君我食卿卿不食與卿語卿不應如是我不知中爲卿君當去耳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伐吳或竊問先令伐吳何如不應而謬歌曰祝嘏祝嘏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殺癡邪人不知所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殺癡謂魏於是人皆謂之隱者議郎河東董經特高其節密往視之旣至謬爲與之有

舊者謂曰阿先濶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受恩於武陽因復曰念武陽不乃曰已報之矣復與語不應其後野火焚其廬因露臥會冬雷風烈酣寢不移或以爲死就視如故人莫測其意度年可百餘歲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也曰吾不足以知之考之於表可畧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趨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屋廬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絕者親戚也今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屋廬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閭然合至道之光出有形之表人元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愜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夫與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常情之所能

測量哉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初平中山東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星歷風角鳥占常食青箱芫花年如五六十者人或識之謂已百餘歲矣時累年四十餘從正方游學謂得正方之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大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爲曹操所敗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徒民詣鄴喪其婦子丕初又徙雒陽遂不復娶獨居道側以甌甑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曹芳時年八九十才如四五十者縣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頗傭作以益之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尋卒時有石德林者安定人史失其名建安初

客三輔長安有宿儒樂文博者學徒數十德林往受業研精詩書性元默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不殖產業不畜妻孥喜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誦至二十四年隨衆還長安佯狂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敝布百結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寡日給廩五升食不足頗出行丐不取多人問其姓字不肯言號之曰寒貧或素與相知者往慰存之輒拜跪由是人謂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因遺之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嚮糒一斗而已後不知其所終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少受學於廣漢任安昭烈定益州微

常稱聳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諸葛亮領益州牧選辟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固辭亮使輿而致之旣至見亮自陳謝亮以微贖於坐與書曰復聞德行飢渴歷時清濁異流無從咨訪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每歎高志未見爲恨猥以空疎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怒焉憂慮朝廷今年始十八天資仁敏愛賢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竹帛以爲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不圖自屈也微自陳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不篡逆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惟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聞不有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

不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繕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
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
不責君以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其敬慕之如此拜諫議
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爲南安人以儒學節操稱
由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劉穎廣陵人史佚其字精意典籍隱居不仕孫權聞其名召
之以疾固辭其弟畧爲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權能知其託
疾忿之急驛收錄穎素與衛尉嚴峻善峻聞馳語其使還謝
權怒免峻官而穎得免罪

贊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謂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若
管張數子特避世之士耳蓋所謂天地閉賢人隱者也方是
時奸雄睥睨神器仇讎正士士以才知殺身者多矣之數子
者屏迹山樊危行言孫卒以免禍賢矣哉

續後漢書卷二十一終

